

好书先睹

□王永福

从土墙到顶峰——

一位新闻人的坚守与荣光

不久前，邓兆安同志登门送来新作《回望》。这是“中宣部文化名家”“四个一批”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。在这之前，我已收到并拜读了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《邓兆安40年新闻作品选集》。这两部著作，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兆安从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通讯员，成长为市级新闻单位领导者的光辉历程。

我同兆安相交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。当时，我在烟台地委宣传部担任新闻科长和地委报道组组长，兆安刚由莱州市委宣传部长调任（当时的莱县）选调到烟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。每年烟台地区的年终新闻评奖，兆安都榜上有名。我作为地委宣传部的有关方面负责人，同兆安相交相识，成为同行和朋友。后来，兆安虽然因工作需要，调到了新的单位，但暗中仍有一线相牵。时隔不久，他又重返新闻单位，担任有关领导，重操旧业，大显身手。

令笔者振奋的是，在《回望》巨著中，兆安回顾了2015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、先后六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峥嵘往事。尤其是兆安2016年11月入选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理事，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的荣耀，令笔者感而叹之。

笔者边读兆安同志的巨著《回望》，边对照回顾兆安的新闻人生路，真乃“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”。作为烟台新闻界的老人，笔者见证了兆安从刚入门的新闻工作者，成长为新闻界一个方面军领导和专门人才的历程。在这段时光里，笔者亦从新闻新人熬成了新闻老人，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引以为傲的成就，虚度光阴几十年。

两相对照，兆安的事迹告诉我们，新闻工作是大有所为的，胜利永远属于有雄心壮志的开拓者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

在《回望》中，兆安深情地回顾了自己辉煌

的新闻从业历程。从1976年在中学读书时发表在生产大队土墙上的第一篇新闻稿，到40年后荣获神州最高新闻奖及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，他在新闻战线上勤学苦练、奋斗不止，最终登上了神州新闻奖最高峰，成为全国新闻界的骄子，令人仰慕！

胜利永远属于矢志不渝的开拓者。新闻事业一切科学一样，成功在于坚守，在于一以贯之，向着既定的目标一往无前。兆安能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业余通讯员一举成名，切身体会就是“山再高，往上添，总能登顶；路再长，走下去，定能到达”。壮哉，可敬的雄心壮志；伟哉，志在诗与远方！

当下，兆安虽然已从新闻岗位退了下来，却立即接任烟台散文学会会长，换了一个新岗位，当上领军人物，再出征。老朽衷心祝愿兆安在新征程上矢志不渝，勇往直前，再立新功。老朽拭目以待……

光影故事

□姜德照

茉莉花茶淡淡香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本市有家二运集团公司，紧邻现在的市交通大厦。这家集团公司有自己办的报纸《二运报》，报纸有个栏目叫《文苑》，我常往那投稿，也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诗。当时，我是位于市南郊的省交通学校的校办秘书，学校也属于交通行业，因此与本市交通行业搞文字写作的同仁们多有接触，尤其是市交通局办公室的一位年轻秘书。他也酷爱写作，发表在各大媒体的新闻作品比较多，可谓我们这帮文字工作者的领头人。他经常召集我们开展写作活动，相互交流切磋，大家在沟通中逐渐熟络起来。

记得有天下午下班后，我们这些文友又聚在一起，《二运报》的两位女编辑，一位大姐和

一位小姑娘也来了。我们这些男同志大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，这位大姐比我们大一些，而那位小姑娘好像是一所高校新闻专业刚毕业的新人，家就在市里，在《二运报》实习。大姐俨然是活动的主角之一，与市交通局的秘书说着公司的事情，而小姑娘好像不太爱说话。经过那次活动后，我作为这家报纸的老作者，与两位编辑算是有缘相识了。后来，我去二运集团公司办事，还专门到编辑部送过稿子，拜访了这两位编辑。当时，我与大姐说话，那位小姑娘坐在桌前，圆圆的脸上挂着一抹可爱的浅笑，静静地看着我。再后来，我在这家报纸上读到一篇作品《相交如水》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。这是一篇写友情的散文诗，写的是一种“相交如水”的特殊友情，作者就是那位助理编辑小姑娘。

“相交如水是一份很轻、很轻的情，无须你过多牵挂，也不给你太多的负荷，但是它轻得令你珍惜，令你重视”——这是作品的开篇，上来就抓住了我的眼球。接下来的诗句更令我心动：“相交如水，是一种淡淡的情愫，它缓缓流过心田，留下的是一份永久的清凉与宁静。”这是作者对“如水”友情的诗意界定。她还写道：“也许许久不曾见面，本以为早已淡忘，而街头不期而遇的一声问候，竟然发现嘴角的微笑依然会心，眼中的神韵依然默契……”短短几句话，把不期而遇的默契感写得生动传神。而下面的细节描写，更能扣动人的心扉，让我一直难忘：“也许远隔千里，忽地一声门铃叮咚，你悄然立于我的门前。我的家门为你敞开，没有过多的寒暄和故作的热情，再沏上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，我依然记得这是你最爱喝的茶。”读到这里，我仿佛又读到塞缪尔·厄尔曼的那篇广为流传的《青春》里的好诗句——“青春不是年华，而是心境……青春是生命的神泉在涌流……”优秀的散文诗作品就是这样，一眼共情，能直击人的

心扉，让人及时捕捉到那一缕一缕的情感律动。

那个时候，我非常推崇这篇作品。因《二运报》是内部报刊准印证，在这类报刊发表的作品可以再转投正式报刊，我也没与助理小姑娘沟通，就以她的名义，把作品另抄写一份，转投到本省交通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。接着市电视报开展有奖征文，我又把这篇《相交如水》的稿子投过去，也获奖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做这两件事情，其实就是一种欣赏，是被这篇作品从头到尾散发出的那种茉莉花茶的淡淡馨香所萦绕，被她描写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情愫所打动。我也不知这两件事情，并没有告诉这位小姑娘。我也不知她何时知晓，可能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这不正像她作品中所写的那样，“不一定非要知心，不一定太多了解，只要彼此存一份欣赏，一份关切，便足够了。”我把这篇作品当成范文，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推介。每当此时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位圆脸小姑娘的那一抹可爱的浅笑微笑。后来，这篇作品我几乎能从头到尾背下来了，尤其是后面那几句——“曾突发奇想，问一友人：‘十年二十年后，当我面目全非地站在你面前，你会怎样？’‘还是朋友！’听到她不假思索的回答，我久久不语，于是我明白，她便是那如水的友人。”

很多年之后，市交通局那位秘书小哥，早已升职到了别的单位。有次相聚，我偶然问起这位小姑娘。他告诉我，她与爱人一起下海去深圳了，至于后续如何，小哥没说，我也不好再追问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《二运报》与二运集团公司一起成为了历史，可我还是难忘当年与文友会相聚在一起的美好岁月，难忘那位写《相交如水》散文诗的助理小姑娘。每当此时，那一抹淡淡的茉莉花茶的馨香，就会在我眼前诗意地飘过……



哲理小簿

□刘云利

玉露为酒花为粮

我常常想，一朵花兀自绽放，仅仅留给世人一种孤独的美艳，难免会辜负这场惊艳的花期。如果幸运的话，有只蜜蜂餐风饮露，与花为伴，也算是以绵薄之力回报繁花的馈赠。

初夏时节，正值月季盛开，美不胜收。单位旁边的一条甬道正在绿化，工人师傅栽种了一些月季花。路过甬道时，我远远地被一朵怒放、绚烂的粉色月季花所吸引。而令我惊讶的是，两位工人师傅也在观赏那朵月季花，并不时发出啧啧的称赞声。我心想，工人师傅的“诗心”很浓厚啊，繁重的劳作之余还有如此闲情雅致。

可当我走近的时候，一位师傅却有意识地用身子挡了一下月季花，我心中有些诧异，心想：“这朵花是公共区域的，就算是你们栽种的，也不能不让其他人欣赏吧？”

因为我着急办事，便匆匆而过，只在心中留下一丝疑惑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办事完毕，再次途经甬道。两位师傅还在守候着那朵月季花。我很好奇，便上前探个究竟。

这时，一位师傅用手堵住嘴巴，示意我不要出声。我悄悄地走近一看，那朵盛开的月季花上有一只可爱的小蜜蜂正在采蜜。它时而吮吸，时而坠尾，时而盘旋，好不忙碌。

大概五分钟后，这只勤劳淳朴的蜜蜂挥动翅膀，远离了花朵。我也解开心中的疑惑，便主动上前问道：“师傅，刚才为什么示意我要小声啊？”一师傅答道：“刚才这只蜜蜂正在采蜜，花汁是蜜蜂的醇酒，花蕊是蜜蜂的粮食，我们怎能打扰它的觅食？”霎那间，我被师傅富有诗意的回答所折服，真的令人钦佩不已。

继而，师傅反问我：“你知道这只蜜蜂的家在哪里吗？知道它飞了多远的距离才找到这朵花吗？”我无言以对。师傅便给我讲了他的所见。他们在此修路、绿化已经一个月了，周边没有盛开的花朵，新栽种的这些月季花仅盛开了这一朵，可见这只蜜蜂应该是“不远万里”才觅得此花，怎能忍心扰乱它的生活节奏。

一位师傅告诉我，他很喜欢观察蜜蜂采蜜，为了给孩子讲好采蜜的故事，他还特意查阅了很多有关古诗词。另一位师傅感慨地说，其实我们的生活跟这只蜜蜂是相似的。这只蜜蜂为了生存采集花蜜，我们也是如此，不停地为生活打拼。

与两位师傅的对话，让我陷入沉思。坦率地说，人活于世，与蜜蜂何其相似，羽翅飞舞，不远万里，嘤嘤忙碌，兢兢业业，只为寻找一朵盛开的花。

记得林清玄写过一句话：“能闻到梅香的乞丐也是富有的人。”两位师傅虽然头顶烈日，靠力劳作，汗流浃背，但他们拥有一颗富有的诗心，而且比其他人觉悟得更早一些，难道不是弥足珍贵吗？

宋代的杨万里写过一首蜂儿诗，专门赞扬蜜蜂：“蜂儿不食人间食，玉露为酒花为粮。作蜜不忙采蜜忙，蜜成又带百花香。”饮露为甘花做粮，真是意境满满。

如果有时间，偶见蜜蜂采蜜，不妨驻足观望，怀着庄严的心情，放下心中的浮躁、烦闷、焦躁，静观漫思冥想，用心灵去感受“玉露为酒花为粮”的诗意和情怀。

心灵微品

□林春江

邂逅海关街

沿着海岸街一路向西，清爽的海风拂过脸庞，银白色的巨轮起锚远航，肥硕的海鸥在海面翱翔，叫声欢快，啄食游客手中的食物。波涛翻滚着，溅起串串晶莹剔透的浪花。近岸的海底，可以看到海藻在海水里摇曳，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浸润着人们。随着熙熙攘攘的游客，我路过挪威领事馆旧址。这座建于1904年的建筑，灰砖白墙，颇具北欧建筑特色。越过烟台山路口，漫步西行，右手边“大龙邮局”的橙黄色牌匾赫然醒目。1878年，烟台成为清政府首次在全国设立的五大部政机构所在地之一，1887年设立烟台邮政总局，管辖山东省内各邮政分局与代办所，彼时的烟台在山东省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。

复过路口，我与海关街不期而遇。海关街诞生于1862年。清同治元年，烟台依据《天津条约》开埠通商，海关税务司署设于街之南段，这条临海而生的小巷，便有了“海关街”这个承载着特殊历史印记的名字。彼时的烟台，从一个宁静的默默无闻的小渔村，骤然变成通商口岸，而海关街，正是这场历史剧变的起点与核心。这是一条大约四百米的老街，它不像朝阳街那般繁华热闹，也不似烟台山那般厚重有名，只是静卧在港城的怀抱里，将烟台开埠以来的百年风云，都揉进了青砖灰瓦、廊柱门窗的肌理之中，一砖一瓦皆故事，一草一木藏沧桑。

往南行去，最醒目的便是南首的东海关旧址。紧闭的铁栅门内，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静卧，青墙灰瓦。温暖的阳光斜射，光影斑驳，中式院门、西式的四面坡屋顶相得益彰，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风格。这里曾是山东最早的海

关，1876年，《烟台条约》就在这座小楼里签订。彼时，这里由外籍税务司把持近百年，洋人的皮靴踏过青石板，傲慢的眼神扫视长袍马褂的国人，海关街的一砖一瓦似乎都低下了头。直到1945年中国解放，人民军队接管东海关，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海关，人们昂首挺胸，老街迎来了新生。

沿街北行，各式老建筑错落有致，古朴沧桑，似乎在诉说着那段悠悠往事。洋碱公司石砌老屋斑驳的墙面上，铭牌清晰，诉说当年商贾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繁荣盛况；一座红色圆拱形二层建筑的对面，是烟台钢琴博物馆，门口“仁立”着四位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，南面是肖邦和舒曼，北面是贝多芬和莫扎特。如今，这里还是烟台理工学院大学生的实习基地。海关街的北首，是具有北欧风格的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旧址。1874年开始，美国亚细亚舰队几乎每年夏季都来烟台“避暑”，这座青年会旧址，是美国海军在烟台的休闲娱乐场所之一。鼎盛之时，这条街上云集了40余家洋行、银行。

如今，过往的喧嚣已经消散。在这里行走，你会感到宁静和恬淡。路面未曾拓宽，依旧是百年前的宽窄；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，偶有坑洼，藏着时光的印记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，沧桑古朴。街道两旁的老建筑，大多还保持着原始风貌，有的改造成了烟火气的酒店、文艺的钢琴馆，有的依旧是寻常人家的居所。爬山虎爬过墙头，老枣树的枝丫枯了又荣，梧桐花倒悬空中，像倒挂的小金钟。百年时光，倏然而逝，只留下一地回忆。

街谈物语

□张铁鹰

稗子·苞米

烟台人习惯把玉米称作苞米(或写作包米)，把玉米面称作苞米面，但在我们老家，人们则分别把玉米、苞米称作“bàng子”“bàng子”。

这个音bàng的字，一般都写作“棒”，“bàng子”即棒子。对此，我从未有过疑问，甚至一直以为苞米穗轴形似棒子，所以乡亲们把苞米叫作棒子，很形象。直到最近在一篇文章中，读到“稗子”一词。

“稗”字，初见，不认识，赶紧查字典，原来它读作bàng，是方言中的苞米或苞米穗轴。它原产于美洲，明朝中后期传入我国。嘉靖《平凉府志》载：“番麦，一曰西天麦，苗叶如藜而肥短，未有穗如稻而非实。实如塔，如桐子大，生节开花，垂红绒在塔末，长五寸。”其中的“番麦”“西天麦”，都是苞米的别称。这不仅是在苞米最早出现于方志中，也是中国关于苞米的最早记载。

我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生活在外地的一位同乡。他稍一迟疑后，笑言自己平时到粮店买苞米面时，都不敢说“bàng子”面，怕被人笑话是“老土”。没想到不但土，还挺儒雅，有文化。

中国的百姓虽然很勤劳，但他们吃顿饱饭的历史很短。明初的朱橚(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)著过《救荒本草》，这是一本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。其中叶可食或根可食、实可食的植物，有的属于谷、豆、瓜、菜等日常可食用者，有的则是须经加工处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。这些植物“随地皆有，无艰得者”，朱橚将其编入《救荒本草》，是因为“或遇荒岁，按图而求之”，人们“苟如法采食，可以活命”(明·李濂《救荒本草·序》)。如果朱橚能想到其身后不久，苞米被引进来，许多人不再以草果腹，大概会发出“醉眼朦胧看花落，饱腹闲适听泉声”的感叹吧。

清末民初，已经完全被中国文化接纳的苞米，种植面积大增。虽然它未能撼动小麦在北方、水稻在南方的地位，却是一个好的接茬作物。“苞米花开晚，野叶满秋天。”苞米生长期短，最短90天便可收获，可以接替青黄；苞米各环节的栽培，技术不复杂，其加工为成品粮的损耗率也很低。

我们知道，清末的闯关东大潮，给地广人稀的东北带来了干粮，这才使得民国时期，苞米得以在寒冻下，干燥的东北大地大放异彩。曾经热播的电视剧《闯关东》中，朱开山为了和当地农民搞好关系，就曾送其苞米种子和先进的山东犁杖。

苞米真正的大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。经过两次国家规模的推广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苞米的种植面积超越粟类，成为继小麦、水稻之后的第三大粮食作物。同时，高产杂交种的快速推广，结束了苞米常年亩产在百余斤徘徊的局面，如今亩产已超千斤。到了2012年，苞米的种植面积更是超越小麦，登上了第一大粮食作物的宝座。

作为高产农作物的苞米，一方面可以作为夏季作物的补充，增加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和产出，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；另一方面也具备较高的加工附加值，可以作为酿酒、粮食加工、牲畜饲料等的原料。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称，苞米为“山农之粮，视其丰歉，酿酒磨粉，用均米麦；瓢煮以饲家，秆干以供炊，无弃物”。

我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其时口粮以苞米为主，人们一日三餐，拿在手里的是窝头、玉米饼子，喝进嘴里的是苞米碴子或糊糊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上中学时，自己带饭，不少同学带的是苞米饼子。这些同学多半家中人口多，劳力少，特别是有老人的，收获的小麦不够吃。

苞米作为主食，其口感比不上小麦磨出的白面，但爆成的苞米花，却是人人爱吃。那时，只要街口的爆米机“嘭嘭”响几声，各条巷子里的孩子就会端着装满金黄苞米粒的茶缸，接二连三地走出来。有的还会小跑着，只为靠前列于爆苞米花队伍之中，早一点吃到甜香的苞米花。

几年前，有一次看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，有一道线索题，请猜一种零食。题目给出的四条线索分别是：它的原材料“累累嵌成万颗珠”(清·王彰《题画豆玉蜀黍》)，它的制作过程“大弦嘈嘈如急雨”(白居易《琵琶行》)，它吃多了就会“唇焦口燥呼不得”(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

歌》)，吃它的场合可以借用“雨来看电影”来表达(元稹《咏廿四气诗》)。答案是爆米花。

爆米花作为零食，很早就有。据记载，宋代人就特别爱吃，范成大《吴郡志·风俗》说：“上元……爆爆谷于釜中，名享婆，亦曰米花。每人自爆，以卜一年之休咎。”只不过，那时的爆米花，是用糯米制作的，当时中国人还未见过苞米。

苞米另一种撩人胃口的吃法，就是“吃青”。现在，大街上一年四季都有卖青苞米穗的，啃青苞米穗其实是困难时期的“吃青”。这些苞米穗上的苞米粒儿，煮熟后趁热吃，香甜诱人。不过，在如今上岁数人的记忆中，“吃青”是带有苦涩味道的。因为在青黄不接的年代，将还能掐出水儿的苞米穗剥下来，实属无奈。谁都知道，掰下来的青苞米煮着吃最好，可谁家也不敢那么吃，要赶紧拿到碾子上轧，好熬苞米粥。而轧出来的苞米，一疙瘩一块，粘在碌碡和碾盘上，几乎筛不了面粉。

“夫稼，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地也，养之者天也。”(《吕氏春秋·审时篇》)苞米在中国的发展史告诉我们，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，吃饭问题一定要解决好；曾经的苦涩“吃青”经历启示我们，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饭碗，一定要装中国粮。

